

诗是永不凋零的花

刘春霞(四川)

站在城市的夜空下,霓虹的光映红了灰色的天,看不见星星了。等到沉寂的午夜,我拿起书开始读诗。

有人说,诗就是天上的星星。我喜欢看星星,我喜欢读诗。读诗的时候,一行行诗句穿过我的脑海,像春天的风拂过田野,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心里暗暗地萌动。我忘记了日间的不如意,也忘记了日间的愉悦。我听见雨后屋檐上的风铃叮当叮当地说话,我还听见舒婷的鸢尾花在唱歌。我跑到猫的眼睛里去旅行,童年的石板路上,雏菊从缝里密密匝匝地钻出来了。

我常常做梦,是关于文学的梦。现实里,我的步伐不大,走得也不远。可是,我有书读。周末去图书馆读,或者在暮色浓重的黄昏,走上街头,随意到报刊亭买走一本自

己心仪的杂志或者书。书里有的是梦。在书的世界里,我去很多地方,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。心有所动时,我可以拿起笔为自己写下一篇散文。

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样热爱文学的人,始终相信,人是需要文学的,需要诗给予慰藉的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,我们一直追求在纯文学的道路上。我想起我的老师——芜湖作家李坤。他几乎不出远门,白天坐在他的绿皮沙发里读书、写作。绿皮沙发是老师的忠实伴侣,也是他的小小王国。在每一个无论冬夏无论晴雨的夜晚来临,老师打开门走出去,一个人走进那条他走了无数回的小巷,看万家灯火,听自己内心。我又想起了葡萄牙诗人佩索阿,那个小小的会计员,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他的道格

雷斯大街。他说成为诗人不是他的野心,只是他独处的方式。是的,读书写字是我们独处过问内心的一种最佳方式。他又说,读书和写作或许不能增加你的钱财,但可以让你的灵魂变得轻盈。

网络文学日益兴旺,街边没了报刊亭。为书发狂的时代似已远去,年轻一代的人大多习惯了电子产品,屏幕中每一个光点都闪着炫目的色彩,我们穿行其中,有人迷失有人清醒。所幸的是,今年年初,全国首家纯文学期刊杂志铺在成都开张,给全国文学期刊建了个家,为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订阅杂志提供了方便。欣喜的我在门店中翻开了一本杂志,刚好看到一句话:风吹拂着什么,我的安慰就是什么。此时,外面的阳光很好,午后的风吹过,送来路边的花香。坐下来,

捧着一杯咖啡,读着我喜欢的文字,觉得很幸福。

我在童年常常蹲在屋檐下的石梯上,看排成一根黑线似的蚂蚁在石缝里举着饭粒来来往往,进进出出,一看就是老半天。蚁后当然是看不到的。正如后来我读到当代先锋诗人蒋蓝的一首诗,他说,无论什么环境,蚂蚁总会出现,然后散去,不留任何痕迹和气息,蚁后像一朵花,在暗中盛开。是的。在我的生命长河里,蚂蚁常常出现,忙碌的身影永不停歇。还有那我永远看不见的蚁后,她的一生都在开花,生命啊无穷无尽。第一次站在海边,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我便想起另一位现代先锋诗人凸凹的诗,他说关于海的记忆,他只剩下两潭颜料,左眼蔚蓝色,右眼咖啡色。而我可是像盐那

样晶莹的姑娘。我从未去过米亚罗,但我的心跟着诗人孙建军的诗去过那里,看汨汨流淌的岷江之水,从亘古诉说到如今,那里的红叶红在了血脉里,他说他有关命运的所有努力,就是要打开语言和音乐的花瓣。美丽的语言之花啊。我喜欢读这三位诗人的诗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,也曾有一面之缘。诗是天上的星星,那么这三位诗人就是离我最近的造星星的人了。他们的诗散发着广袤深远的光芒,照亮了我的心灵。

生命之路短暂又漫漫,只是当我们在赶路的时候,别忘了抬头看天上的星星。如果可以,我多想念一首诗给那些匆忙赶路的人听。

诗是永不凋零的花,开在我的灵魂世界里。



劳动是幸福的源泉

钟芳(湖南)

我们即将迎来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,走进火红的5月。高尔基说过一句话:“我知道什么叫劳动;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。”对劳动给予了至高的赞美,凸显了劳动充盈着收获的幸福与喜悦。

生命在于劳动,劳动创造了人本身。人类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,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。那睿智的思想,博深的智慧,丰富的情感,崇高的道德,都是在劳动中闪烁着光辉。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。劳动一词,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就已出现,像那首著名的《伐檀》篇,一开头就讲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涟猗”,是一首描绘伐木工人劳作的情景并表达对当时统治者不满的民歌。唐代诗人王建在《酬于汝锡晓雪见寄》诗中讲“劳动更裁新样绮,红灯一夜剪刀寒。”辞书里解释劳动为:人或动物用肢体和大脑创造成果和进行思维的一种活动。当你亲身体验了劳动,并把劳动作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才会深切地理解劳动的巨大价值和真正涵义。

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,劳动创造一切成就,劳动推动文明进步。人类要生存,民族要振兴,国家要强盛,个人要发展,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和点滴积累完成的。如不热爱劳动,任何蓝图都不过是纸上谈兵;不努力工作,一切梦想都只是—枕黄粱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的“宁可少活二十年,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王进喜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、“宁肯一人臭,换来万户香”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等,他们艰苦奋斗、忘我工作、任劳任怨、淡泊名利、无私奉献。现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,处处洋溢着劳动创造的热情,时时收获着劳动带来的幸福和快乐。三峡工程、南水北调,“蛟龙”潜海、“嫦娥”飞天,以高铁为代表的“中国制造”“中国创造”等重大项目,无不是靠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得来的。创新成果层出不穷,高技能人才茁壮成长,技术工人登上国家科技奖最高领奖台,充分展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崭新时代风采,绽放了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。

“以辛勤劳动为荣,以好逸恶劳为耻。”勤劳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是每一个怀揣“中国梦”的中国公民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。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在一次谈灵感时说道:“要等待灵感的垂青,就先得不停地学习,实践和劳动……”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谁挥洒的汗水多,谁付出的心血多,谁采摘的果实就越甜美。袁隆平正是在一次次科学实验的积累中,在实践基础上的劳作中,最终取得成功,创造了人类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。

中国梦,劳动美。劳动是一首激昂奋进的歌,深情地演绎着铿锵有力的美妙旋律,让我们学会劳动,热爱劳动,尊重劳动,用智慧和汗水托起美丽的中国梦,共同描绘我们伟大祖国的壮美画卷,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。

致红船

乔连喜(河南)

从上海石库门的星星之火,
到嘉兴南湖的点点波澜,
革命的火种,
在沉沉的黑夜中点燃。

一只小小的红船,
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
谋幸福的重任,
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,
超过了急流险滩,
穿过了惊涛骇浪,
走过了风霜雪雨的岁月,
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!

大风泱泱,大潮滂滂。
小小红船,
已成长发展为巍巍巨轮,
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梦想,
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
扬帆远航,
势不可挡!

百年征程,波澜壮阔;
百年初心,历久弥坚。
胸怀千秋伟业,
恰是百年风华。
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
继承发扬红船精神,
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,
不懈奋斗,
勇往直前!

党旗飘飘红艳艳

马洪利(山东)

勇往直前的共产党员
把民族复兴的希望点燃
任劳任怨无私奉献
战无不胜冲锋在前
心系群众的共产党员
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
全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
党群一心鱼水深情

奋勇当先的共产党员
是前线的指挥员
是一线的战斗员
是解难的服务员
迎难而上的共产党员
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
党旗飘飘红艳艳
党群同脉心心相连



槐花缕缕香

吴建(江苏)

吃那才耐哩。”

不经意间,槐花忽地一串一串、一串串地迎风吐馨,惹得蝴蝶蜜蜂纷至沓来。蝴蝶在花间轻盈曼舞,蜜蜂在花丛中低吟浅唱。洁净如雪的花朵儿挂满枝头,像冬日里的雾凇。我再也等不及了,拿起长竹竿钩弯下树枝就要采,母亲见状,忙跑过来说:

“小心,枝上有刺,别被扎着了。”我吓得住了手。母亲接过树枝,小心翼翼地采了一串递给我。我洗都没洗就放入嘴里,真甜!我嚷道:“娘,我还要吃!”母亲笑道:“小馋虫,中午给你做槐花面。”说完,她拿来一只竹篮,采了满满一篮子槐花,回家冲洗了一下,放进大瓷盆里,加入面粉及少量的水,便开始和面、擀面。待面条煮熟,揭开锅盖,那浓烈的槐花香气随着袅袅升腾的水汽弥散开来,漫溢了整个小屋。我捧着一碗

槐花面,夹起一筷子面条顾不上烫嘴就塞进口中,又绵又滑,流香四溢,丝丝缕缕,沁入肺腑。那一顿,我一连吃了两大碗,把小肚子撑得鼓鼓的。

树树槐花,缕缕槐香,依旧流淌在我的青春岁月。

二十岁那年,我从大学毕业,踏入一所村小任教。初为人师,班上有几个顽皮学生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放学回家,我常常满身疲倦地仰卧在槐树下,看着一树的槐花,那些顽皮学生如花般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四月的风拂过脸庞,淡淡的花香中,我慢慢地进入梦乡。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把我叫醒。我晕乎乎地跟母亲回家,母亲给我端来一碗槐花面。浓郁的花香熏得我彻底醒了,我大口大口吃着槐花面,母亲坐在我身边,轻声地说:“慢点儿吃,慢慢吃才越吃越香。那

些孩子啊,你耐心地教,耐着性子教才越教越懂事。”母亲的话使我茅塞顿开。从此,我渐渐地爱上了教师这份职业,爱上了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。孩子们就像这四月的槐花,纯真无邪,活泼可爱。

去年冬天,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快递。拆开一看,哇,是槐花!屋子里霎时充盈着槐花的馨香,浸染了母爱的家也立刻温润了许多。晚上,妻子用槐花烙饼,金黄色的面饼里,浮雕一样镶嵌着一朵朵蛋白色的花蕾、青绿色的花蒂,仿佛一个幽远的梦。虽然晒干后的槐花色泽、味道都没法和现采的比,但却可以解乡愁和思念。

“雨过前山日未斜,清蝉嘈嘈落槐花。”在槐花飘香的季节,嗅着那醉人的花香,寻回那久违的母爱和幸福。

两次“约谈”

杨柏书(四川)

是想请你帮忙。”说着话锋一转:“新学期开学了,学校要收集一些老师和学员的心得体会,我见过你写的文章,能否写一写你的感受和认识,用在我们《乐学武侯》学习平台上?”哦,原来是这档子事,我长舒一口气,如释重负。爽快地接受了任务,这就是被牟老师点名的第一次“约谈”。

2020年下学期,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好转,学院的线上课又搬到了线下上。而且学院的名称更名为老年大学。那天,牟老师在班级群里发了通知,让各班班长参加更名后的一次动员会。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她又一次点名要我参加。我一脸迷茫,我既不是班长或班委,又不是学院的义工,为何要我参加这次动员会。

牟老师的第二次“约谈”,让我有一种想要解开谜底的小期

盼。于是,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了。短会刚结束,一脸严肃认真的牟老师迫不及待地对我说道:“学院研究决定,聘任你为宣传干事。从现在起,你得为学院多出一份力哟!”

说实话,这次“约谈”让我颇为意外。我摇摇头调侃道:“牟老师,你让我开会就算了,让我做点事也没啥,咋个还要‘栽培’我?”我顿了一下,然后找了一堆理由婉拒此事。不经意间,她的脸上突然“愁云密布”,然后一脸失望地看着我。

面对牟老师突然的变化,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瞬间好似明白了什么。

我为自己刚刚的草率回应感到羞愧。我立即修正了态度,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我看到灿烂的笑容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脸上。